春秋分記

三八

成公經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傳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鄭大夫軍楚師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

傳八年春晉欒書侵蔡遂侵楚楚師之還也晉侵沈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經九年秋七月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
有一月鄭人圍許
傳九年春二月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
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　欒書
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
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冬十一月鄭人圍
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
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　晉必歸

君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　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十年春衛子叔黒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子如）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　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成公大子）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

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六月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申之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傳十二年春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鄭伯如晉聽成（詳見晉）

傳十三年夏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十年班出奔許今還欲為亂）反軍于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班）子駹（班弟）孫

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

經十有四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十四年秋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經十五年夏六月楚子伐鄭

傳十五年夏六月楚子侵鄭及暴隧鄭子罕侵楚取新石詳見楚

經十六年夏四月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晉侯使

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　夏四月鄭子罕伐宋敗宋于汋陂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晉侯將伐鄭戊寅晉師起鄭人使告于楚姚句耳（鄭大夫）與往楚子救鄭六月晉楚遇于鄢陵楚師敗績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

晉詳見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晉邑衛北宫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五月鄭大子髠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

僖

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名髡頑成公子襄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襄七年卒在位五年

襄公經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傳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經七年冬十有二月會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

傳七年冬會于鄬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

待晉來救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以鄭為

不得有閏月癸亥去戊寅十六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自然轉日為月詳見晉書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經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秋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傳十年夏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秋七月子囊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諸侯伐鄭己酉師于牛首鄭地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減損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因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不使獻其所獲之俘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之黨於是子駟當國

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
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
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
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子駟子）聞盜不儆而出
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
子產聞盜（子國子）為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衆官 匹婢切）閉府庫慎
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
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

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

晁補之曰子西子駟子也子產子國子也子西之才不及子產不待此而知也均人子也盜戕其父闒難匍匐遑遽而往猶恐不及而責子西以不儆善子產以庀完此豈雍容時耶傳失之矣且言國事則三執政喋血朝廷言家事則父暴尸衢巷而咎臣妾之逃悼器用之喪豈但鄙細不知務而已哉

子孔當國 代子駟 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 欲誅不順者 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 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 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欒黶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以為後伐之資）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

經十有一年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一本亳作京）楚子
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楚人執鄭
行人良霄

傳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
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
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

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

程頤曰晉悼公推誠以待反覆之鄭信而不疑鄭自是不背晉者二十四年

傳十三年冬鄭良霄大宰石㚤猶在楚十一年執至今石㚤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新注習因

也祥善也歲因其善謂去年吉今年又吉善因則行謂五年五吉善善相因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良霄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傳十五年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父為尉氏所殺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樂師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之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

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冬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狗女父之族娶於晉范氏故奪其妻歸之）

經十八年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冬十二月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

君見於嘗酎（月令孟夏天子嘗酎酎者重釀之酒）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澶淵盟）二十七年 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九月鄭公孫黑肱（子張）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

經二十有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傳二十四年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産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

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刺君淫亂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肅肅謝功召伯營之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心乎愛矣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無以

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
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
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　九月鄭游吉如晉
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
壇外僕言曰外僕掌次舍者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
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
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
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

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
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
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
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
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十二月公如楚過鄭鄭
伯不在已在楚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
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
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

産息之乃猶可以戾（定也）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秋七月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傳三十年春正月子産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皙良氏伯有）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己亥鄭伯及

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過十年矣詳見陳秋七月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分散而罷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

豐同生(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
產曰豈為我徒(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
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
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衆曰人
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
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
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
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

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於子蟜之卒也（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公孫揮）曰其莠猶在乎（以莠喻伯有）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奎婁）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子須切）訾之口（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適晉羽頡因之與

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公孫鉏（子罕子）為馬師　冬十月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

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産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畏其作亂

鼂補之曰以子産之賢察伯石之偽而惡之可以廢矣顧乃寵之使次已位何也以謂廢之則力未可爲若耿與同列而已自去耶則鄭不可以無子

産故寧少假焉且與之偕而不自去為鄭國慮故也嗚呼君子之馭小人有道抑孔子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産其懼此也

子産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鮮野獸衆給而已子張豐卷怒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産子産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産請其田里請于公不役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宫室塓塗也莫歷反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宫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宫數里而諸侯舍於隷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

禮也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
廷子放切往也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
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
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
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
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
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
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

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毀鄉校何如子産曰何謂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

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

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子晳）又使強委禽焉（禽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

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
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
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
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
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子南用戈子晳直子產未能討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
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
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
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

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産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鄭為游楚亂故（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

于閨門之外實薫隧公孫黑彊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

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子產弗討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

僑如晉聘詳見晉

經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傳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大叔之族而代其位

傷疾作而不果駟氏黑氏之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

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在襄

二十一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

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
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
乎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晉逆齊女且告曰楚人日
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
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
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
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
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

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夏六月丙戌
鄭災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
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詳見楚
傳七年夏鄭子産聘于晉詳見晉鄭人相驚以伯有曰
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殺伯有鑄刑書之歲二
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甲冑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六年三月三日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
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新注此年正月當作齊魯平之月詳見內魯曰燕誤也壬

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年二月罕朔殺罕魋子皮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羇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降多古之制也

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二年春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葬道及游氏之廟子大叔族將毁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毁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毁矣教毁者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毁之廟者之辭則朝而塴塴下棺北鄧切弗毁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毁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毁日中而葬

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新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新注諸侯在喪皆稱子簡公未葬而言鄭伯亦見制度漸變　六月葬鄭簡公